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二

送序

送馬布雲序　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戸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醵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

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迕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於位而不悟者譏行詭迹之士遂宴然在列蒙垢詈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

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巳茍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玆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

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别也

送東谷序 康海

東谷子由崑山改盩厔居盩厔者三年乃以考績上京師過予爲别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覩近遡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平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是而非非謂如契以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或非非矣而或是者於是聖人

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爲其所不當爲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君子邪説奪正辭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横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廉恥遵德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縣不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

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仕十年而貧蹇憂否不得推餘於僕毀愈積而操愈固行愈屯而心愈紓由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闕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闕數千里而所遭值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沓至乎前畧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爲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固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

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旦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蠡雜閙於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安歸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渼陂石崗東巖涇野太微者況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乎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

送豐原學先生序　王九思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爲侍講纂修孝廟實錄有功進秩右諭德而爲諭德未久也廼奉上命視事南京翰林院其事葢在正德巳巳之六月云臨别而先生曰何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爲文選主事以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廼坐鄉里爲吏部有權遂黜爲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里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者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弗幸教我邪當是時又公事未

果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迺用諫臣議蓋曰壽州同知前在翰林得出爲吏部而狠籍賄賂破壞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於是上報曰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迺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玉石共焚迺至於此執事不㥯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何如也而又曰執事迺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於是感激發憤嘆息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果

如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弗能容鬼神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已也則世豈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寓撰述而美刺備羣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於先生矣蓋若是者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反復而諷詠有味哉如啓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焉玆者竊聞

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鎔萬類軼駕唐虞是未可知也

是豈可乏人行且召先生矣而予退處巖谷老農老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故夫鵾鵬則大知之類也而蜩鷽鳩斥鷃者則小知之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獨念世無知我然如先生者又遠别弗待矣向所欲爲先生言者亦汗漫弗稱述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羣而贅疣又曰交不終兮怨以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興幽昧險塞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爲之摧此所

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呼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送王令序　王九思

予在翰林時每見述職之典其年春正月天子郊祀畢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是日諸司始奏事於是方岳郡縣諸吏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俯伏首至地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面跪讀彈文繼而六科給事

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郡縣吏若弗能事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予所見凡三度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勉圖後效於是方岳郡縣諸吏不下萬餘人輒踴躍頓首謝口呼萬歲響聲若春雷在空既退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弘治壬戌吏部言方岳郡縣吏政有卓異不可但已宜稍稍旌之以勸豪傑於是推轂二人其一大名知府韓福其一宜陽知縣胡獻敬

皇帝覽奏甚喜命錫宴禮部未幾皆右遷蓋近代曠典予所幸見者也自予釐出外郡竄伏林莽歷述職者又三度矣未聞有所旌拔如壬戌時然山城僻野邸報不及或有之而罔聞知也抑固未之有也皆弗可知矣正德庚辰春又當其期吾邑令王君朝暮戒行李北上邑中諸大夫謀有以贈請予爲之言君固多善政兹行賢書在藩臬考覈在吏部意者天子勵精圖治復舉先朝之典則夫嗣韓胡二人以興者其王君乎是未可知也

若夫奉天奏事乃恒格待諸吏予偶及之云爾

送幕吏陳君序　王廷相

撫養以惠生教化以植德緝暴革奸使民衎衎於田里其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所營志潔而操貞使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戴之有司必嘉之其以賢而進進而陟諸崇階必然矣刻峭以爲公聚斂以爲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之是志其敷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攘下以自潤踪

跡祕於鬼蜮汙濁肆於貪饕其行撿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怨之有司必惡之其以不肖而舍舍而困於草野必然矣有不能明察而覈實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反進焉是顛越之政也下不為有司病上不為大政累者幾希矣儀封典史陳君天秩今年以述職罷歸令長曰奪我良尉吾政烏乎以贊百姓曰舍我慕君吾生烏乎以惠瞿瞿慼慼若不忍其有此而無所為之控訴者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言無戚容返漁於江

返耕於澤若大獲其固有之樂忘得失於物我焉者君不其賢乎哉且夫黜陟幽明大政也天下之廣且遠庶職之賢與否固非一耳目之可以周而察也勢必寄於有司矣使寄非其人則善儌倖者掩其醜巧逢迎者市其譽執法者以爲過刻守道者以爲不通甚至未覩其人誤以少壯爲邁老未審其政誤以平易爲孱弱如君之賢而見羅者不可勝紀矣嗟乎一邑之尉其得失所繫尚尠也騎劫將而樂生亡則齊城七十爲之盡復林

甫相而曲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不在災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於君之罷歸也安得不三歎於黜陟之政也哉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楊循吉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下之繁華今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游觀之士茍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險固有如此者也茍以北而之南則吳

誠亦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賦之充豐又有如此者也人能西覲乎秦東觀於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以盡其游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游是獨見其東南之美耳于秦之勝莫睹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東游吳是既盡其勝於秦而又兼其美於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其願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關自限不通於諸侯雖以漢定鼎唐建社亦莫不憑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

僻在海濱而魚鹽穀帛亦不過爲一國之利耳其後澳驕權替而鍵據亦時裂爲偏土而不能恒入于貢也今天下一家四方化洽盡徹河之備使秦爲西外屏而吳之財賦並入於度支非太平極治其能然哉而余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游焉則將何如其爲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吳餉此誠今天下之所資也而人人知之然得以形勝而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爲道則談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

與樂馬君和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送楊起巖序　陸容

雲間楊起巖從游於內翰陸先生鼎儀踰年而歸婁東之士請言贈之予時數往來於鼎儀亦嘗聞起巖之爲人及其踵予門拜焉則又見其衣冠之飾步趨之謹語言應對之不苟信所謂方進而未已者哉故因諸君之請而進之昔魯之富人有奇病者輕暖之弗適也肥甘之弗嗜也細氊廣厦之弗樂與居也而垢汚之是衣織

敗之是食腐鼠之壞鮑魚之肆遇之以終日焉然亦自醜其病之奇也徧謁於里之醫里之醫鑱石之毒以熨之湯液醪醴以攻之弗已也聞千里之外有若秦越人者則治任裹糧竆日之力而造焉至則鑱石毒熨之試湯液醪醴之攻不加於里之醫也而飲食嗜好之復其常者日駸駸焉富人者乃趨蹌而歸以誇其里里之醫莫能詰也踰年而病復作凡爲醫者笑之何則始之病者蔽於欲而失其好惡之正也醜之而求療焉者心之明

也衆醫之弗效者視之玩也居無何而愈者所向專而易爲力也踰年而復作者自足害之也起巖昔之所自病者吾固不得而知之游於鄉之校盡友於鄉之善士者有年其志未足也不遠數百里而游學於茲是不猶舍里醫而慕越人之尊者乎茲其聞道而往充然有得是不猶求療之復常而徜徉以歸者乎夫引撟藥石以已病者醫師之功而撙節愛護不貳其病者存乎其人焉耳醫弗與也君子之於學何以貳於是哉起岩慎是

以往無忘疢疾則亦將駸駸乎心廣體胖之域而膚受之病君子有弗病矣不然予恐先生長者之病吾子也又奚翅衆醫之竊笑而已哉

送提學孔文谷先生序　張治道

備涖履之德者開道化之源值頹靡之運者獲俄頃之助故人材之興係提學教化之助在運會此非其至難者與我明百六十年天下科目凡五十有幾運會之隆替人材之消長監司提學之得失不止於近雖遠亦可

說自嘉靖以來輔臣奏以京官有文名者出主各省鄉試凡校文取士一任專之自是校閱不通乎監司聲名不採於提學及入院而日以試錄爲急編輯補奏之難日不暇食其於多士文章之優劣高下漫不知省甚者一委之內簾而御史藩臬諸君曾不得有所干與若爾無才者得以倖進而豪俊知名之士多遺棄弗錄其試錄又獨出己見不兼衆長體制破碎詞義乖僻而一時傳誦摸倣遂以成風幾不能變此非一運會之厄哉嘉

靖癸巳闗中提學缺朝命乃以我文谷孔先生來以次年甲午時值開科深慮士習之佔侸科目取士之苟且敦崇教化嚴制科條淑士必先根本爲文必法秦漢删繁雜稊刻異歸同變近時險澁乖盭之習以復成化弘治博雅渾厚之氣士彬彬然盛矣乃又一運會也無何朝廷復罷京考仍以監司主試文谷聞而喜曰是科也必得士而士之穎拔者必盡録及期乃以所得士薦之巡按御史范君子仁子仁曰有士若此何有於科目哉

乃以傳諸藩臬諸君諸君曰有士若此何有於科目哉而西安守夏君又因其優續試之無不一當百者比試遵制得六十五人案首三十六優等二十八遺材一皆盡先生之選此固運會之難而先生提學之得教化之隆轉移造旋之妙超絶前後矣夫豈尋常者所能及哉八月癸巳先生以例貢左遷歸門生舉人張文卿率諸舉人謂余曰余宗師孔先生將行矣余不忍别請先生言而余遂應之若此至於先生德行文章節義操履有

非凡近所可企及他日立廟堂以風動天下士樹勲表績爲一代偉人又非諸士子所能識而余言者亦末矣嗚呼盡得一方之材以事君乃以衰庸之七貢貶削焉君子行道之難有如此哉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送提學劉松石先生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序　張治道

嘉靖丁亥松石劉老先生以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陝之士大夫不忍先生去陝之父老百姓嗷嗷焉如赤子之失慈母不知先生果何道而得

民而民感先生若是深也且先生來關中未周歲而其職又不專民事士之感固也而百姓之感何也說者曰先生當武宗朝嘗巡按關中矣以故百姓至於今思之曰關中自有明以來巡按者非特先生也而民何獨思先生曰關中自有巡按以來而巡按之難未有若先生時也先生以正德癸酉來關中而太監廖堂時當鎮守堂弟鵬以錦衣衛指揮事上左右鵬子愷又以巧猾奸黨立名於時下結錢寧以爲心腹上挾朝廷以張虐焰

陜之官府自撫按以下皆望風奔走莫敢誰何凡差陜西巡按來者罔不惴惴焉茍且將就以延歲月故廖之惡日張而百姓之困日急是年值陜西巡按缺朝論以先生來鵬聞之懼迺托先生之厚以求見曰鵬得從此伺候於先生之門以求教先生然其意實欲來關中依其兄堂為勾取計時鵬值有南京之命鵬辭以親老不敢離膝下朝廷准在京養母矣先生即厲言曰聞汝辭南京之命而不赴為親也又何得往關中哉縱欲往獨

不思朝廷命耶鵬語塞即趨出遂不敢來闗中暗以書與堂曰劉御史非他御史比至當避之無何先生來即糾堂不法察其奸枉縛其左右一切害民蠹國之政悉剪革無餘凡河南深鉤巧取之術一毫不敢施於闗中行之數月官府清紀綱正百姓樂業堂弗能堪遂奏於上厚賂鵬黨以誣先生上遂差錦衣來繫繫之日天地改色惡風振揚百姓攀轅死轍咸寧人郭鎮死於車轍之下至不得行先是堂戒有司下吏不得私相送送者罪又遣參隨

覘其行止他人莫敢近既而百姓集者數萬人譟呼奮躍哭聲震野若將引而至於亂焉堂懼斂其左右收其覘者而不敢復令一人至車下逮至之前上卒察其誣謫金壇縣丞既陞湖州府知府既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無何改陜西按察司提學令又將陞矣嗚呼方先生之未來也百姓思之若赤子之於慈母幸來矣今又復舍去而百姓感之安有不重且深也是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闗中而闗中百姓之心無一日不在先生也

矧先生之來視學也廣棫樸之化開玄牝之門拔異掄奇删蘩薙稊而士之從教者若響之於聲數月之間文風振而道義興此又諸士子之所感而百姓之所未知者其不忍先生之去之意安有不重且深也思先生他御史又安可比也持此以往雖宰天下可也豈但闗中哉豈但闗中哉治道等迺先生試取士也迺親見我先生之良畧序其事以别先生若其人品髙行誼峻富貴利達一無所動於中此又天下之所共聞余别有載記

兹不贅

送華源潔遊南雍序　儲巏

今天下之士試於内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葢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荐而至者不過試於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有司庶府卿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於進士者猶往往

有之至於今則寢不逮矣嗟夫豈人才覺異於疇昔耶蓋亦有由然矣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盛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強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羣取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取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注之選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阻而地拘業荒而志沮一日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

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而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即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於異代哉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亦均是人也特有司録用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遂差殊以

觀爾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者又胥藉是以出矣豈能避有司之求而借他塗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于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褎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南雍揚人仕於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予言以贈嚾與源潔同里閈且有連交遊最久源潔母孺人居孀有節操今年踰八

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氏之心嚾故罄意所欲言者以告南雍之士異時有擬高科列膴仕以才業聞於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者其在於兹乎其在於兹乎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儲嚾

始先生典教泰之日嚾年十七八在諸生後獨奬與之間語嚾曰春秋一經自先聖筆削後歷數大儒箋釋微辭與義多闡白然尚有可議者予嘗脫去傳註直取聖

經讀而玩之其詞簡其事覈其義深其理直凡當時國君卿大夫之功罪會盟征伐交聘之是非中國四夷之内外亂臣賊子之隱微莫不昭然簡冊有不待三傳而見者學者有得於是則為子為臣臨大事決大疑殆不難矣子質敏可更授之嶉時方治毛詩工舉子業弗暇然冀有待焉迨癸卯領鄉荐甲辰遂貢春官與賜進士第欲往授其說不可得矣嗟夫學莫大於師友之益古之人有越境去國從之遊者幸而即之雖罹飢餓觸厄

難瀕死不忍去誠以所樂在是也巏幸先生臨教之且欲授以所自得者挈而躋諸高明之域不可謂不過矣而庸惰玩愒卒不果從事是可慨嘆也已又明年巏授南京考功先生亦滿九載俟選於吏部當道者重其才超授知博白縣道過江東巏謁之先生曰子畀官也藉子稍有聞子奚贈我巏曰先生明春秋經剔去浮僞獨得聖人之粹精其用力勤且久矣巏雖不竟其業博白之衆必有豪特雋偉者在其間又奚患乎無所傳也然

昔者惟見於文字議論之間今則得百里而治之措諸政事而行其所學矣是固先生夙願也論者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挾而治天下有餘裕矣矧一邑哉敢以是爲贈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一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三

送序

送高郡傅序　王漸逵

天下之講論有三其上者曰問學其次曰詩辭其下曰戲謔而已矣天下之進取有三其上者身心其次曰政績其下位秩而已矣子嘗以此而求天下之大夫士談

尚滑稽與夫時事之可樂可玩者則叢首聯袂亹亹不倦其論及古今詩文者蓋十之有二三焉其進及於理義以共商確者益少殆十之一耳又以此而求其心術之微則叙年勞究資次或暗投以超捷或巧取而多中而嘆老嗟卑之心形於面目者皆若人焉其有志於當世之政務懋績勲庸者亦鮮矣而况於鋭意聖賢之學求以治其身心使無玷釁無滲漏不徒於講説之虚文而已如此者豈特十之一殆千百中之一者矣是故吾蓋

有喜於廣陵髙子也方髙子之來教於五陵也立師道訓生徒考課勸懲皆有程式吾既已異之及聞甘泉翁講學於天闕大巡洪公率諸生而師事之髙子則欣然首爲倡集朝夕聽講不輟又能左右而翼行之使吾廣文人得聞乎聖賢之學者髙子之力與焉是故吾葢有喜於髙子也髙子語予曰學而時習者不息而已噫髙子其知之乎夫心者不息之謂也學問者學此者也進取者進此者也今夫天日行三百六十度而爲一週明

日又一週歷萬古而如是焉不息也今夫水自源泉而之溪澗自溪澗而之江河江河大矣而猶未至焉直造於海夫語天下之不息者天與水而已矣且夫天地人曰三才人之名大矣必盡其道然後稱其名彼蚊蚋蝦蠓攢綴於天地間汩出汩沒腐潰而澌滅者其可以語人乎夫言而不及義與夫孳孳於窺取位秩以自沾煦而無聞於世者是亦蚊蚋蝦蠓而已矣求事此者其爲不息乎是故予之觀於斯而重有所感之於高子之行

其能已於言作贈言

送方棠陵序　王漸逵

棠陵子昔在湖南棄官而歸作逋吏巢於山中欲與根溪鶺鴒相蜉蝣於天壤間以自逃於世然而巢未成遂有吾廣之命棠陵子悵悵然而去之之廣又爲六羊僊人欲跨西樵覔羅浮訪稚川軒轅於飛雲之上然而羊未騎遂有閩之命棠陵子又悵悵然而去之之閩夫棠陵子非不欲兼而有之也物無二并固造物者之意也

吾聞之道有所拘時有所渝智有所不用行有所不俱夫清虛寥寂之境賢哲之士非所得而有亦非所得而處也惟夫草衣巖居茹霞咽風之侶天固憐而畀之不然則其蹇拙者也夫世之士其賢足以長人其才足以用世則天必欲顯其身厚其養殫其心志勞其體而作之雖欲與草衣茹霞之輩爭一丘一壑駢然雜處於清虛寥寂之濱其勢蓋有不能也夫崇陵子賢足以長人而不居才足以用世而不發此固天之所妒於物者而

棠陵乃一而有之宜造物者之所吝而靳也予病於拙得以相羊山水間異時歷覽諸勝窮其變而歸焉當以大道盈虛之朕天地沖漠之理相與棠陵言之棠陵其無惑也已

送李三洲序　王漸逵

青蘿王子聞三洲李子之行出青蘿而送之過於珠江有客止王子而問之曰子何之曰聞三洲子之行故出之曰三洲子何之曰之京師曰仕京師乎曰仕也曰吾

之居此也見子之所送者屢矣其行者非子之戚則其明舊也不然其晤而識者也吾聞之谷棲者無與於雲飛之儔草衣者不雜於圭組之類吾子進不能與諸賢履運趣會矯迹懋庸退不能緬曠叢莽含耀清實以自隱括爲子之課其無歉乎王子曰甚哉子之固而狹也夫與物同造者賢達之機也辟羣絶類者曲士之見也子不覯夫著氏之族乎或羽儀於天衢或策名於簡書或淹迹於旅賈或馳務於樵漁聯智併力攄忱獻劬其

處於家者非病蹇則拙愚者也勞逸互放智庸異用其
爲營家則均也今夫天下一大家也民物一衆屬也才
劣一子姓也作處一營濟也故契禹巢許不以殊行而
起妬者一其衷也參苓朮附不以異劑而甘和者並其
理也故曰不有行者其何以輸不有居者其何以儲吾
之送者皆吾與也才而共者也克其家者也吾所欲者
彼皆先之不足者彼皆裕之吾之安於病而拙也夫有
二三子之在也吾何歉乎吾子之見殆非達方之士矣

客退王子造三洲子而語之三洲子曰博哉言乎子其處矣王子曰子其行焉吾爲子守之他日聞有葛巾衣儵然往來於羅浮白雲之間大書巖壑以張子之肖者其必我也夫

送林巽峯序　王漸逵

王子曰自百家衆氏之起於周末訓詁之起於漢科舉之途之起於唐宋天下之學日益支裂渝汩而不可救然幸而不與之俱亡者此心存焉爾世之功利嗜欲之

徒又從而斲喪澌滅之其高明之士起往往復迷其途轍人各以己見相臆度及不可得則又厭夫駢首昏汨而付之無可奈何於是老佛二氏狡黠者出竊吾所幸存不亡之心竄易而倒置之以愚弄斯世遂有清淨無爲之論真空出世之説鼓其術而嘘之其高明之士求吾聖賢之途轍不可復得又不甘心駢首於波利昏汨之場乃始悦其説爲可差異方就而息肩焉噫亦可悲矣使吾聖賢之學明二氏者將怵心俛首之不暇而何

敢恣其邪遁乎不幸聖賢之學不明而二氏乃復竊其渣滓反而鼓惑之高明者則曰吾姑就此而息肩焉吾非愛其術也其救世者則曰吾姑爲此說以蘇昏汨之徒耳然猶未敢明言以佑之也今之時目爲高明者方且呼號而倡召焉又爲之言曰佛氏之教與吾儒無異又曰世儒之學已落二乘矣其無知之徒冒吾儒冠服而自蹈於異端恣肆之歸復羣嚻而衍翼之譬之厭渣滓者方甘於咀嚼而不知精髓之爲美也疲逆旅者方

酣於軒䡖而不知室家之爲安也其愚不思亦甚矣予自入都聞其説盛行乃深憂之及求志於同官而得巽峯林子焉林子高明之士予幸承接慰日相與論辨始克合一今又別予以去而予之助復孤又懼林子之行或厭玩於昏汨之世乃姑托於彼而息肩焉則非予之所望於林子也吾於林子有友道焉故於其行也以友道規之

送倫白山之留都司成序　王漸逵

夫陶冶之爲技小技也其爲用至急爲利至溥然弗得其工則弗成予里南海之濵其鄉二皆以陶冶名曰佛山者是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豐其食飲極其尊奉以事之一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必求獲而後已故佛山之冶遍天下曰石灣者是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飲食尊奉之一如冶故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然迷其所自而謂人人皆能之噫使天下之人皆能善其技則世可無工矣使天下

之人皆能善其性則世可無師矣故治者五金之範也師者五性之範也予同年白山倫子以宮諭擢爲南司成教於成均吾聞天地之氣萃於東南留都爲英哲之藪然氣太盛則或溢而彌漫跌宕而弗度性乃弗衷不能不望於人以範之倫子裕德績學秉文而憲禮魁於多方弼於講筵是人之範而斯世之所求者也夫陶冶必善其工而後可以周夫用君子必善其道而後可以成乎人吾是以知倫子之大有所立也倫子家魁岡鄰

於佛山石灣二工之業其所素聞者他日廣鍘垣圜天下之至中俾多善人以基王國咸誇號於南海之濆曰是能善陶鑄人者其必吾倫子也已

送陳灤州序　殷雲霄

雲霄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城下縱觀竒阨險阻諸部出没往來隙徑徘徊慨嘆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治久矣北覘大漠平沙漫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

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夏諸部不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啫歸卧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兎焉灤南有孤山㩗椒蹵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然而返特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邃谷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梟鷗泛泊洪濤巨浸中兹其有飡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

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令二十年餘累憂艱遘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吏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眊敝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尚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邊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匿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謾不復省爲何語乃令知之夫人情常怠於無虞而禍患多起於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籍輩

嘯聚十餘人左持弓右仗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開門坐公館炰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剽掠村落擄子女玉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況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距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修哉陳君慷慨多大節其爲守當有出於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送程君啓之任黄梅序 熊過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瀘論予獻詞曰此在兵法齊

桓盟江黄近是矣曹南先生大竒其旨課第一然迺挾策坐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黄梅出廣濟而北以達於宋墟視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頭馮茂之山葢見所謂黄者矣其人無不魁傑精緊時平則或隱於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迴翔咆哮之心者亦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瑩徐真逸之原起而思所以消弭之則其遺俘皆老化澌盡而不能知葢有道之長而相安於無事久矣倚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哉然予觀春秋之文荆

失黄則中國盛借端少戢及其滅黄則滑夏終春秋不

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懲荆舒者寧不視黄爲輕重

哉吾與程子君啓共傳經爲同舍生予試論時君啓及

見而商之予歷黄而詢彭徐之故則未嘗與君啓同也

今君啓迺沿牒爲黄梅令習聞猾夏姦宄之故而又思

其平治之久以察於倚伏感通之機其奚以爲政治耶

或曰民之多辟縁情而生今在亟反之顧治情以復性

何如耳安論風氣也哉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弘忍

而其教大以縱情爲害矣倘能盡人而有以教之則於化民成俗之本有所獲耶其果能懲荆舒猾夏姦宄之習耶予方坐罪謫滇將遂渡瀘以去滇瀘者莊蹻所建治其與黄皆於楚事有連其不忘交相儆者亦予與程子之義也

吳漸磐還賔州叙 任瀚

余自嘉靖中謝病還山與海内知舊故人不相寒温者垂四十載雖復當塗有氣力人時節相推輓然未敢盡

謂心相知也萬歷中黔南有漸磐吳君者來君始分訓西充走百里乃至嘉陵江上至即訪予陶父釣臺共坐滄浪煙霧中班荆相晤語籍籍若平生驩君飽厭經術每言下輒有領悟會得孔顏學問宗旨其練曉世務有漢庭老吏所不及與商確古今人物大都進處士而退姦雄不少假借故一時里中子有氣燄熏天者皆漫不省顧予則垂綸江漢客有過之而不問者唯君歲時伏臘齎斗酒相勞苦時復搜奇獵險往往爲豪吟大什相

倡和凡數更寒暑不衰求之古人雖延陵季子之高義不能過也嗟嗟吳君殆余所謂心相知者哉自今爲縣博士置講座立諸生館下日勤佔畢至秋以明經選舉者數倍往時開府濠濱張公聞其賢下檄奬勸謂劒南數十州作士無倦勵行有方者獨吳君一人高皇帝昔在建康嘗取一縣教諭張九韶召對闕下賜制曰韶德重行純學博而言信可史館著作其晉官翰林編修嗟嗟吳君高義有古道經明行修善作士持正不阿使在

穆陵開國時其授知主上供奉起居未知與九韶孰專今且量遷賔川郡博賔川吳君之故國也移君所以教西充者往教賔川有異道哉若乃承明著作之官如文雉在庭羽毛徒侈而雝聲不恊宮商非吾所宜望吳君者故畧之

送故人趙别駕辭永康序 任瀚

往予供奉闕庭一時館閣胄游子弟多天雄瀛海文獻舊家有趙左峯者弱冠長鬚善談兵相見昭王臺下盖

燕趙間多聞慷慨士也後來予以抗疏還山二十年間與趙君如隔世矣今上嗣位五載予方遵蔡蒙探竒禹穴弔先秦蜀太守故墟沫水離堆神君因怪龍處見雄城百雉闗塞紆回埤堞嶤嶤跨巉巖而出懸譙飛觀矗矗上薄雲霄是爲灌城問專符者誰則瀛海趙左峰也咦胡爲來哉按君起晉陽幕歴佐僕卿徙閬州别駕督餉永康軍計前後在官凡六考至是當國者始疏君年勞奏上纔得以二千石守徑州不已太遲暮耶人臣居

今世方柄直弦不鑽剌窟穴乃至白首陸沉邊州如吾左峰者真一時守道明義烈丈夫哉君既綜理邊餉又兼領灌符一毛無所取永康軍故多戎壘繫雪山三鎮通津自君增繕樓櫓敵臺謹闗梁斥堠羌人不敢出没塞上碉房敵無復擁捩石下中行旅運卒往來餉道如走唐除維州西近雪山古所稱無憂城者今其在永康矣子將汎扁舟南浮瀟湘洞庭君適來辭我東行出褒斜走咸陽原上伯勞飛燕此生豈復有相見時驪駒在

門江聲嗚咽分手關塞風煙惘然爲君作垂老别

送五嶽陳公升福建按察使序　任瀚

往余待罪宫坊嘗與沔陽童士疇共結詩社則聞竟陵郭外有所謂蘇山公者蓋蔚然以詩名家其人樸忠亮節有古道亟欲一見而不可得後二十年乃得見其子玉叔嘉陵江上殆郢鄂湘漢間竒崛士也玉叔自業爲童子便欲以辭賦雄天下近如秦淮嵩少岷峨黄蓬諸作累數百萬言各編次成帙雖寢苫枕塊亦復不廢爲

詩其宦轍所至遇海内知名能文辭者無不徧徵其言以爲叙引并刻梓行世古今藝文之家虓其事力作不厭如玉叔者其亦大勞苦哉又僻好山水屐齒所躡半天下至其提衡横校分部方隅先後政績多在蜀今轉爲按察使當去蜀入閩孔門回路之徒有遠行必先問其友何以處我玉叔每過訪嘗謂余節視聽嗇養神氣毋使思慮營營以勞吾生其所謂處我甚厚是行也太守潮陽周君問何以贈陳使君者余即玉叔言以告誠

不顧王叔勞勞以取詩爲也天下執文之學虧神氣伐性命者莫毒乎詩丈夫生世不患不能樹勛立名患不聞道詩胡以爲哉楚有三閭大夫者古之達道人也其言曰道可受不可傳無滑而䰟乃將自然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乎無爲之先其道蓋出於空峒丈人黃帝堯舜氏之師也王叔謂余節視聽愛養神氣無使思慮營營近之矣吾蓋即此以忠王叔行以觀其後詩胡爲哉是日飲餞江門使君起傳令座客有談詩者其

罰之斗酒

送節推泗山唐君考績序　任瀚

自郡縣旣張府各置帥以當列侯統理其上然必佐之節推分理羣刑參聽其中是爲司法參軍凡郡縣獄岸有所不直監司部使臣所不得就平者咸聽節推闗決讞報歲終上之司寇以佐嘉石肺石之政其爲補益國憲最重故朝廷近侍缺人唯節推例得補臺諫官自非老成有幹局諳曉世務聰明懸照隱伏即與之司理參

軍不一日安也唐君爲順慶節推既三年詳謹通練岸
無寃獄諸有所平反皆强力自任與當途爭可否其出案
州帑幣儲胥登記錢穀增耗細入毛髮一切冐破侵漁
乾没等獘發擿殆盡吏無敢黷貨爲奸明年當上計闕
庭受殿最考功氏制曰考績别官能也一時理銓事者
知君名且將爲臺諫賀得人公之道自此其大行爾乎
予惟唐君爲節推執法任事與當途爭可否其爲殿最
在冡宰考功後來爲御史爲諫議大夫抗疏承明與天

子爭可否其爲殿最在天下後世責愈重則其爲殿最愈大若乃鹿鹿承望風指附氣力人以取顯官即使黯然坐政事堂平章軍國其於殿最無取也夫其於殿最無取也者又惡用考績爲

送桃溪潘年兄還六安序　張岳

六安潘君宗魯與余輩同登進士除行人已卯夏同以罪落職來爲南京國子學正於時諸司同去官者若干人來南都者若干人其在國學則黄君子忠劉君伯繡

李君民望潘君及余張某維喬也夫有罪之人宜置之山陬海澨荒僻險惡之境使之顛困愁苦欲去不可得然後足以大懲其心若夫通都大邑紛華鉅麗乃達官貴士所以優勞養望而非罪人所宜余輩蒙天子寛恩來假食息於此又幸職局多暇得以深居念過圖求自新以故日無不會會必指摘瑕疵互相鐫剖當其意有相得處伸眉抵掌啞然大笑僮僕左右至相盻駭愕不解其爲何事嗟夫某嘗觀古人之爲有登山臨水徘徊

瞻眺或欲遠遊僊去以銷不窮之感者彼於外物達矣而未足以語盡性樂天之君子吾數人者豈敢自謂何如要其心求勿肆焉爾矣未幾潘君以太夫人年老疏病乞歸君才識明達吾輩取法乃欲斂而養諸桃溪之濵其如吾輩何然某聞之士或終日接膝心不相知而有神交於千里之外者必有以也心天心也理天理也山林數澤與廣都大衢所見莫非天者黙而成之蓋有不言語而孚不形骸而合者矣况余輩之密欵於君耶

君將行諸君皆有詩謂其宜以言贈某不佞惡能言言其不能釋然於别者如此以見吾數人之情焉耳

衢州篇為李太守邦良作　吕柟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衢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朋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之知耳邦良兹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悦者鮮矣又何難於衢州邦良亦嘗

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滓泥古理渋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游之處或岣嶁祝融酉陽之險三峿匡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幽靈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為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亦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為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

魑魅魍魎亦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筥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衢人所不知固有怨及橘藤之少而恐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繇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以至於九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比不治其塘洲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塍者笞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少息焉太末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

凡龍遊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繅者梏其手蠶月方竟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桎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於機矣則我邦良之心如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耶且邦良質直好善躭學不倦嘗仕北禮部於法有違亦持

之而陳義發言於我則固已有父母斯民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衢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遜之言而解之也

送劉任丘序　呂柟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鄉大夫率求於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於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强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

予餞靜齋於西郊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成言屬予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煩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爲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

此可以别毫釐照避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姸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壑於此足以止陵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爲開蹊徑濟其交眤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恐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真士耶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爲既定寂仙佛

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攜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爲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耋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詬其尺毋譏其引睢改其錘澤移其系於是或以千鈞爲輕或以尺布爲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鳲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

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媪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媪乃謀諸姆氏剪髮與髦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以粧之改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内數女皆嫁焉於戲子誠如東圃之鳩明奚不行子誠如西鄰之媪法奚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鄰媪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絶不廉義則能絶不公惟仁與義子其勉之又何患明之不及

法之不立耶不鄙予言請以為贈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謄録舉人臣楊鸞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四

送序

別周龍岡念庵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周君已而以目青遂贅於我踰年而夭故予視龍岡猶女兄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爲語東泉師舉業

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於贛又時時為語學問正傳及冀闇齋篤力處子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憤憤也龍岡身多病舉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髫時何意遂至白頭即白頭何意所期止此交游滿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

嘗不自惻惻也龍岡長子六年今以太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嘗語二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止於此昔不能改性行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

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所
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
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
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
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已
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
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曰是附濠而資
以爲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賣友也或曰擒濠者

伍吉安而攘爲功也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誡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古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之曰其及時自修賢聖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惻惻爲也

尹道輿令太和序 羅洪先

道輿與余栖巖飲壑不相離者十餘年以親老就祿得蘇之崇明崇明在東海中數百里奔謁承稟諸部使必

駕快舸乘風飄竟日始得艤岸海風欻忽無定東西趧蕩失尺寸檣傾舵敗往往不救而其民以漁爲業出没驚濤巨浸之中性不畏死衆寡不敵即彼此更相屠磔盡入其貲以歸不爲諱余同年進士有除其地者號哭連日走吏部以死自誓不敢往當道輿試令時已得浦城爲有力者所奪易以是地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有相吊者應之曰前吾而往後吾而來不知幾何人矣令崇明者獨余乎哉余方大觀於天地間浮海適得素願

甚幸無慮在崇明二年風舸往來瀕於危者數四意卒不動爲之蠲徭省費實畝禁暴崇明之民戴若父母不敢爲盜負明府恩德邑嚙於海出其餘力將徙避之會以母憂去民泣追送有至家者行至浙而倭難作若有天幸起復如京師諸貴人聞崇明治狀各競爲鄉邑冀得之當道不能決乃補滇之太和諸貴人以爲恨詠歌以壯之太和去雲南且三十餘舍去中土萬里外言者憐其親老莫不嘖嘖道輿色不懼欣然就道歸而視其

親尚健雖違離無戚戚也余送之曰古之仕者不獨無擇於地與民而且以艱大困疲爲請者其意以爲吾之力足以勝之固未可以遜勞於人人之慮或未之及斯亦必且有待於已使其地善而民淳人人可以卧治矣奚必我哉太和視崇明遠近有間矣吾聞大理爲滇名郡其山川竒詭實西南大觀太史公所欲騁望而不可得者其風謡俗尚視中土幾無辨其士人多雅秀而博碩其道路所經崇山深箐幽絶突兀之狀要皆可以解

體动而發性靈視驚濤巨浸汨没之變未可同日語也子誠何懼且與子巖栖壑飲相期者何若將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生機疾痛疴癢通乎天下而我擴然無所繫累其遠近險夷萬萬不侔者皆吾所當投足處也而又何辨乎吾知子以是養親之志而毋以口體爲也余且有炊臼之變既不能詠歌繼京師諸貴人後因叙所見與所語者俟政成併考之

送蔣助教序　歸有光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内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曰造士而後爵

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髙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

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學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

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巽懦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裔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張司訓序 歸有光

昔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

見於世而上之所甄别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常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懐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沈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序交馳横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

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覆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雖蒙其惠者交口讚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此有識之士所以淹鬱喪氣而長歎也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寛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埶利之所沮屈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縉紳先生下至於市井童穉皆聞其賢乃者有

同州之命莫不咨嗟嘆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遊宦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咸爲憂之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顧復奔走於常調此所以不能不致恨於先生之去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其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宮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

幼孫客居千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較計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自已者如此也

送童少瑜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吴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少瑜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少瑜示余以其詩已能過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

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䘏之者已而少瑜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少瑜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内不知修已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於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少瑜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少瑜夫典籍天

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爾少瑜粥古之書然且

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序 歸有光

予與狄君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予以爲所以來應舉者期於得而已不得即浩然以歸雖阨窮不恤也而承式獨以禄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予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雁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

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與其徒讀書講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歳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樸歛約不喜論説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而已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黄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

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葢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壹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以爲深山荒絶之區而不知天地山川之氣時有蓄而不發者夫果實繁者不能碩大假令縣貢數十輩未可以爲得人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才也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

無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宫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國珍起海上即毅然建勦滅之策佐舒穆嚕元帥擒殄山冦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也承式入公之鄉覽其山川而與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未有不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

送程龍峯罷歸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纎煩勞僨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攷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固將

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借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强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

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截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

愈矣不亦可乎

送俞志輔序　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悦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内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曰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

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劒馳槊適於持棰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爲千戶於金門爲守備都

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廚無庋肉而營伍之井匽庾竈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歟號令明而嚴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廚棄粱肉而士有饑色者非漢之

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于盡已不習其事而茍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已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于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益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茍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

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先是
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
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
君之能死也以此令債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邊上方聞
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
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
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
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爲

僉書都指揮於廣衆也序以爲贈

送陳百戶序　王慎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於銜轡玦韝之具而心悅乎磬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䡾而跼蹐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倜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鬬樂戰按劍而語

喜難而幸危聽鼓鼙而意奮撫介胄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牢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牀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鬭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爲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營巖峒牙踞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則君之好勇而得

隷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原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嫻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乞固死是求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峯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以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雉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絶以獸雍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而冠

發益稀兵不輙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誠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黷而養其鋭不以竆武力爲功用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且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爲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爲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茍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

之無所也爲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送沈青門序　王愼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糾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狙牢豕閔然於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顯者爲戒呈卷投軸左睨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游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者

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於場屋而多僥倖於薦辟斯人也之與顯者遊因其詞藝矜美相爲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不淺矣彼顯者皆亦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受屈已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於李白柳子厚之於苻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語今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

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絶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髙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若以顯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于藝而非有皇皇之萛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于唐之顯者豈

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强行游四方多與富貴之人游其能屈已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顯者以其來游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枲袍布衾從一僮虀面而微跛踽踽然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縻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眥如執劵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絶意當世好事之徒

顧辱青門枉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己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改圖庶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余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爲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盼若毫毛惟以一言知之爲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于人宜不少矣今

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已青門雖自不爲謾世其不有以爲謾者乎是可笑也

送林龍湖序　王慎中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懵然悍然安行而强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效之恐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

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循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充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内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

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蘧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猥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爲人師

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焉今去而為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

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送永春尹謝夢麟序　王慎中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其故矣磽磽皎皎好爲危激震耀以鬻長伐異而見謂難能立鶻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必於勝之故其磽磽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貽缺

汙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瘦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謡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麟爲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勀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内自修敕絶不爲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儉偪據羣山之中虎豹之虞瘴厲之毒非有珍物竒產有他侈羡以揺撼人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勀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

行尊其身以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効於斯時乎君
肅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芑藿之羮人不堪其
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冊褚衣裘不滿四五
篋蒼頭奴兩人踽踽然行如羈人竆旅見者不知其爲
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予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
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足以變置白
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
之幾幸一語之得先以爲榮辱君既無求於彼而乃有

意於子文豈以子言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苦思勤行坎坷淪躓竆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毋亦以其顓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埶處顯之人君顧好愚顓孤特枯槁離羣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傎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巳者不苟同於俗得於内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

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爲君重哉

平涼令李侯入覲序 浚谷

吾邑當西陸孔道雜以藩府監司監牧之奉不一而足故爲令不專於爲民民力不專於奉公役故令天下之民皆病而吾邑爲尤病令治視它方爲獨難自嘉靖甲午至戊申隕霜皆殺禾菽真定李侯之來宰吾邑也適丁其會故尤爲難侯上事諸司旁侍彊禦下率疲民至己酉秋迺大登羸疲者漸蘇棼膂者就緒憲司以侯爲

才聞諸朝廷亦嘉吾邑之無冦畱許侯入朝覲文學諸生爲侯交慶請余言以送其行夫余哀斯民之竆爲之求援於上者衆且屢矣然卒無以一指擘畫焉者豈仁人之用獨匱於今哉蓋以所任或非其人而其人或非所任今以侯之身犯其難而其才又足以當所任則夫余之所賴以仁斯民而力爲之求援者舍侯其孰語之大凡平凉之剥民者至衆而利民之途盡窒侯悉之孰矣策之審矣其無可爲也昭矣是宜捐之以爲荒塞以

投狐兎可也顧每歲勞遣承明之臣執憲之使賢士大夫轍環魚貫以爲傳舍何哉侯之擁篲奉策擎拳曲跽以事之顧亦曰天子之土地府庫在焉人民社稷在焉苟凡天子之命臣皆得以曲庇而主持之吾將以求哀斯民耳今土地且盡矣府庫竭焉人民十不存一壇墠爲人圃無祀所果孰與庇而孰與爲邑乎以侯之才宜無所不能爲顧其勢力大於侯侯無奈之何而力能爲之所者又坐視弗問然則民之窮其殆盡乎井邑之荒

殘其將墟乎束手而待之有日矣兹將以覲於明天子賜清問於丹墀俟得以借箸而對焉斯民庶幾尚與受仁人之賜哉余曰望之

送易教諭序　趙時春

吏職莫重乎教養士志莫尚乎進退吏知養非難知教爲難士知進非難知退爲難也平凉之民其獲乎養也微矣况於教乎明聖不鄙陋其邦選士造學一視名都鉅邑然不肖者不克教賢者教又不克施職當引義以

決去雖然士之能以義決進退者幾人哉吾家居二十年僅得三人焉曰藩府長史新野喬君木當是時縉紳尚重風教其王又賢吾為之申其說藩府以戒羣不逞耳又十有八年才得一人焉曰審理齊肥雷君楷其爭於職也甚烈其見稱於下也甚備而見憎於上也特至吾於是不避仇訕引義以大其說欲使巨蠹朋淫稍知宇宙間有終不可泯滅之民彝庶幾赧沮而世之英哲有所嗣以憤發此吾之志也又一年而重得一人焉曰

平凉儒學教諭成都易君書其人雅素無所獲戾於上而獨念其職終不可行遂先幾引去尤爲從容合義嗚呼若三君子者之官皆非尊顯而其去於時爲輕吾何以獨違世之所尚而私有取於三君子哉顧吏無大小均以教養爲職士之有志於義者其進其退又不當以崇卑得失爲增損設不能盡職於其小又安能有爲於其大不能勇退於卑官又安知其不媕婀苟合以求膴仕而謀利乎士而謀利其將無所不至矣使士俗至於

無所不至則吾民其孰與保乎悲夫此所以道殣富於田里而王人轉爲私隸也𠔥責其養與教哉故吾深有感於能退之士而於易君之歸也特表其名以大之不復諱

送應太僕詩序　趙時春

嘉靖丁亥冬余自秘館除刑曹郎於時同年進士之試政於三法司及已任御史郎官評事者六十有餘人入則接席講議出則連鑣繼武闇闇侃侃咸輳其理衣冠

俊乂時稱盛焉而浙之遂昌傚菴應君獨有偉望於其間又按勲将之侵盗官物者迺往年受流賊金縱之渡河鞠成貫死其狀載後鑒錄中者也時與郭勛姻家欲仍以勢反噬法官君獨先倡與余繼按之御史梁君祖容又按之三法司覆廷按之司刑給事趙君信臣又廷劾之而獄始具二年余罷去應君名益振法亦有大典非君莫可治劇郡要地衆望必屬君故自郎中守濟南守常州雖忤要人意下遷寶慶守卒得督學湖廣督牧

關西而復與余合首尾幾二十年余以閒廢久盡忘官式品儀所習皆耕稼野態其勢難處縉紳中而君獨以故舊見收其汙行常見恕其迂言爲可取時復逍遥巾屨於崆峒涇水之間銜杯酒道故事爲樂亦往往賦詩唱和顧君見二毛而余亦雙髭白矣更摘示大笑未數月君當賀九廟時嘉靖丙午春初也余爲五言四章有餘悲焉幸其僚有代行者復得半歲居而君又當恭賀

聖節矣復爲七言三章其辭稍平而意亦舒葢幸其情

已伸於朋友而義更盡於君臣也雜以讌遊之詩凡十五章著其合并之樂也卷獨余爲之而他人不與焉見君之不妄交而余之寡諧乃見取於君也他日君政暇時取而觀卷余亦諷咏舊編如見面焉自有宇宙則有賢聖英豪身生間代心符同時獨以紙上數言耳余以此納交於古人多矣後之人其亦有以是而納交於余者乎況與君同年同朝而又再接於鄉視余之有得於前後之人者獨加厚焉而又貽此鄙言可以永交談於

卷冊之中固不必再識面而相得亦既多矣况余未老而君方大用疆圉戎馬之際安知不庶幾其不再見乎敬識之以俟而虛其左右

送方太僕致仕序 趙時春

余自山西督軍罷歸之春同年進士三桐方君亦以前御史守泉府久次稍遷行太僕少卿至平凉蓋自丙戌至是凡二十有九載君以廉靖惇德當世横流固非所好而部符久不至迺有論君稽緩者君遂請老得允厥

友某請余言以贈之行夫世變之相激久矣從而靡者命曰時人未得爲君子也舉世以爲是焉而質諸道非是也君子從其非是者舉世以爲非焉而質諸道乃是也君子從其爲是者夫道亦有時有君子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其允於人情而協於天理者時汶汶焉唯欲是嗜情棼棼焉唯埶是狥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天天不可知也人又悖之度其久而有定者從之則天可得而知矣天惡乎定乎曰定諸無欲天唯無欲故能

久人唯多欲其勢暫相合而終相軋也富與貴之交迸也權與利之相競也詐與術之相病也榮辱生死之迭橫也故曰終不可久而胡寧有定時之無定久矣羣操敗舸逆風浪以奪驪龍之珠淩蛟鱷之淵取蝦鰤以恣饕餮而不憂其偃檣覆舟也君子以其昭昭而蒙昏昏以其欺欺而辱嗃嗃君子之不合於時固也遊神於無物之墟宅身於至正之鄉腐臭橫逆之區君子不斯須處也欲固無如君子何矣而時亦且奈何方君其有意

於是乎余將與君歷首陽濯頴水陟箕山釣嚴瀨挹往哲之高芬以抗斯世於軒堯虞周之匹以尊吾君而振頽風顧瞻叔季羿浞操莽殞元朽骨之墟盧然憫悼與滌之以清流煦之以和風使其遊魂清漠中慚内悔變化於元凱十亂之徒豈非久而有定之道與君覼然而笑曰吾往矣遂輯其詞以置諸行李